

强军新时代的文学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旅文学一瞥

■傅强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新质的文学观念与审美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全面重塑、浴火重生,这其中既有史诗般波澜壮阔的时代跨越,亦有对每一个军人而言都必须承受的考验。军旅作家秉承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传达主流价值观,着力弘扬时代主旋律;聚焦中国梦、强军梦,密切跟踪强军兴军的历史进程,重彩深描改革强军大潮对军队、军营和军人的影响和重塑,发现并观照军人的存在、命运和精神世界。

基于对新的时代精神的认知与理解,创作主体更加深入、有力地切入军旅生活现场,体验和表达军人情感,透析部队的新情况新变化;越来越多非军旅身份的作家开始介入军旅题材,许多原先未被重视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表达;作为一种公共题材资源,以正大阳刚风格为代表的泛军事类网文有着广泛深厚的受众基础,随着新媒体的强势推动,网上网下的互动跨界亦深刻改变了传统军旅文学的写作生态。

新军事革命浪潮为部队带来巨大变化,也给年轻作家提供了丰盈广阔的素材与舞台。近年来,“新生代”军旅作家群逐渐为文坛瞩目。他们以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视角,观照着当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情感;为新时代的军旅文学开拓了新的资源和经验;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语言、形式和思想;为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留下了鲜活生动的注脚。

近年来的军旅小说中,具有较高知识文化水平和职业素养的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越来越多。作品普遍体现出更加强烈的“现代性”观念和立场,军旅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取向也获得了极大的丰富。

整体而言,新时代军旅文学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由突出经验到侧重体验,由反映生活到想象存在,由追求宏大主题到凸显思辨深度,新时代军旅文学的面相更加丰富立体。此外,史诗情结并未消散,它以哲学化、历史化的形式继续演绎着战争历史和时代风云,军旅文学对复杂人性和精神空间的探索亦达到了新的高度。

“大历史观”下的超越叙事

进入新时代,历史题材军旅文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创作主体较少受历史成见和思维定式的规限,而是以现代视角重返历史现场,钩沉民间记忆,寻觅历史真实,建构起更加客观、包容、理性且独具作者风格和思辨立场的“大历史观”。

同样是处理抗战题材,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和丁晓平的《另一

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都将抗战历史上上升到全人类命运的高度进行审视,多角度、多层次探析历史的深处和细节,揭示了众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以犀利痛切的反思和批判呼唤令人正视历史的教训;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达成“互见”甚至“互鉴”。这种“大历史观”恰恰是中国当代战争历史叙事极为稀缺的。

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写作,还开启了一种角度新颖、充满温度、知识性和技术含量都很高的“微观写真”潮流。与“大历史观”相呼应,这种文学色彩浓郁而又富有人文关怀的战争叙事,深入历史纵深、打通知识壁垒,扩展文化视域,带给读者新鲜、惊奇且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特别注重从战役结局和经验教训的角度进行反思,站在军事学术的高度给予了分析和判断,力图揭示隐藏在史实表象下的历史本质、规律和运行趋势。余义的“滇西抗战三部曲”聚焦局部战场,推演战役过程,以深钻、吃透的学术研究方式探究细作。这种兼具宏阔视野、真实细节、学术立场、个性风格和超越判断的“微观写真”,为军旅报告文学注入了新的时代气象与认知价值。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独立而且稳定的文学传统和价值观,离不开老一辈军旅作家对英雄精神的坚守和对美的不懈追求。彭荆风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体现出作家对美、爱、善意、温暖等美好精神的强烈追求。小说对自由、人的尊严甚至是对生命乐趣的探索 and 发现,颠覆了人们对军旅文学的某种刻板印象。在长篇小说《牵风记》中,徐怀中以细腻入微的写实笔触,浪漫奇崛的历史想象建构起一个“有情”的世界。作家念兹在兹的是文化的力量,是那种超越战争甚至超越时空、直抵人心的审美魅力。在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中,朱秀海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主人公赵秀英的传奇人生。这个女英雄形象独特而又新鲜,她的身上既有现代女性的独立和洒脱,又有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美德,既有浓重的地域性,又有强烈的传奇色彩。白马作为一种诗性的隐喻贯穿全篇,铭刻着革命的初心,也铺展开雅正的抒情思绪。

“轻骑兵”式的介入与记录

对日常经验的发现与重视,构成了新时代军旅文学的标识。日常经验的崛起拓展了军旅小说的题材边界,赋予和平年代的军人故事以更多的人情味和烟火气。然而,过度泛滥的日常经验,亦遮蔽和冲淡了军旅文学的核心价值。如何有效实现和平年代日常经验与战争及战争准备等极端经验的对接与转化,考验的是军旅作家的智性和匠心。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军队的科技水平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改善均取得了巨大进展,令世人瞩目。一个摆在作家面前的突出问题便是,怎样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强军兴军的进程与趋势?

“能打仗、打胜仗”和聚焦练兵备

战,早已成为全军上下高度一致的目标和追求。在当下的军旅文学创作中,传统的英雄叙事被注入了新的时代主题,发生了本质性的新变。对战场的想象性、模拟性书写,使得战争伦理在和平状态下的新型高素质军人身上焕发出了时代新意。围绕着对战争伦理的重建与阐扬,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亦寻获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黄传会的短篇报告文学集《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时,便会感受到它的特立与独行。以短小精悍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及时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黄传会对文学“轻骑兵”写作伦理的自觉承袭,颇值赞誉。同样是聚焦新装备、反映新生活、书写新经验,周鸣的中篇小说《航母故事》展现出别样的情怀与气质。小说以女性视角呈现了航母上几位女军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变化,对高科技武器装备与军人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富于深度的思辨。王凯的短篇小说《洞中》聚焦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新目标、新要求,细致呈现了军事演习全过程、各领域的“新情况、新状态”。孙彬的《不惑》《移防》围绕“进退两难”这一军人个体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叙事,将人物内心世界的纠结、不舍、焦虑展现得真实、生动且富有人情味。丰杰的短篇小说《沙场》反映了部队文工团改革后的新貌,基调阳刚壮美。实战化演习与复杂战场环境,为机关干部、文工团员提供了驰骋沙场的亮相机会。单从小说人物的名字诸如“满江”“凭栏”等,便可感知作家凸显军味、战味的文学自觉。小说切中了改革强军的现实脉动,彰显了“新生代”军旅作家敏于发现、介入现实的写作姿态。

2019年年底,解放军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六卷本的“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该丛书既总揽全局也烛照细节,既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描写,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及时有力的书写,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全军官兵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和强军风貌。

近年来,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成

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体现,特

别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护航维和、跨国军演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都会看到军旅作家的身影,也催生出一大批具有悲悯情怀、人性光芒的优秀作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抗疫力量火线驰援、勇于担当,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及时开设“战疫进行时”专栏,刊发了大量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描摹英雄壮举、刻录平凡感动、弘扬中国精神;王昆、王通化、弓艳深入抗疫一线采访、创作,相继出版了《“红区”日志:火神山的日子》等多部抗疫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彰显了军旅作家“轻骑兵”式介入现实的写作伦理。2018年,“诗颂强军新时代”诗歌创作笔会举行,有力推动了军旅诗歌创作、培养了年轻文学骨干,推出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强军、聚焦备战打仗的优秀诗歌作品。老、中、青三代军旅诗人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展开创作,在历史和现实题材创作中,都收获了一批精品佳作。

当前,中国军队正处在向强军目标迈进、加快战略转型的重要时期。军旅文学面临挑战,也迎来机遇。长篇小说《三体》所带动的泛军事科幻文学热潮,已经印证了军旅科幻小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提示出军旅文学新的发展向度。最科幻的往往也是最现实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要求军旅文学创作者对引领军事潮流的新技术、新战法和新战场有必要的了解,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军事素养,还要具有国际视野和科技知识。惟其如此,才能以更加前瞻深邃的思想、开阔高远的视角、灵动飞扬的想象书写新军事革命浪潮、塑造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展望中国军队的未来。



喀纳斯湖畔(油画)

杨鸣山作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朱向前:大约7年前,也即朱秀海将满60岁之时,笔者曾与他有过一次对话——《六十再识朱秀海》,颇有刮目相看的喟叹。彼时朱秀海正埋首于电视剧创作。正当笔者为多一名优秀编剧而欣喜,又为也许流失了一位重量级军旅作家而担忧时,朱秀海出其不意的同时推出了两部新作:一是散文集《山在山的深处》,二是古体诗集《升虚邑诗存》,以其对俄罗斯文学丰赡而辽阔的透视、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精湛的修养而令人吃惊,感觉不啻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朱秀海。在对话的结尾,笔者以围棋作喻:当代作家中,大部分在花甲之年已进入收官阶段,而朱秀海却还在“大飞”布局,创作雄心高不可测,预言朱秀海若回归纯文学创作,还能走得更远。

7年之后,几乎同时收到秀海两部长篇小说新作——《远去的白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2月)和《兵临碓口》(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加起来约一百万字。尤其是《远去的白马》,小说人物之丰满、笔调之空灵、节奏之从容、气势之宏阔、意涵之隽永,再次让我见识了朱秀海的创作后劲和活力。

《远去的白马》是一部弘扬革命初心的英雄颂歌,也是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献礼之作。小说塑造了赵秀英这个具有强烈传奇色彩的女性人物形象。赵秀英身上洋溢、凝聚着一种舍生取义、“大爱”。她在每一次面对人生抉择时都选择了成全忠义的艰辛长途,放弃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便捷小径。她始终以一个编外战士的身份参与解放战争,事实上从头至尾只是个老百姓,但她对革命有着朴素、单纯而又坚定不移的信仰。作家塑造了这样一个朴实无华的妇女形象,作为无数普通老百姓的缩影,以小见大,以一人见千万人。她和他们,始终对美好未来有着无限的热情与憧憬,这个庞大群体的精神特质凝聚成无法摧毁的磅礴力量,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在绝境中一路逆袭,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证实了“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深刻的主题经由赵秀英传奇命运的演绎,最终脱颖而出,照亮了全书。

与朱秀海20年前的高光之作《音乐会》不同,《远去的白马》中,战地交响乐出现了“变奏”。作家在宏大、壮阔、激越的主旋律之中不时穿插以明亮、轻快、活泼、优雅抒情慢板,使之疾徐相宜,轻重合度,张弛有节。朱秀海让笔下的人物见缝插针而又恰逢其时地体验了深沉爱意、领略了世间温情。书中最重要的意象——白马的引入,不仅巧妙地勾连起情节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内化为书中几位重要人物的精神寄托。故事在不同阶段反复引用古代诗人关于白马的诗篇,如曹植、李白、沈约、徐铉、鲍照等人的《白马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等,这是作家朱秀海同时也是故事中人对于精神价值的诗意追寻和表达。白马的象征意义是多重的。它寄托着赵秀英中对爱情的无限热望,代表着战友之间无私而纯洁的同袍之情,更彰显了朴素的人民群众对于革命事业的至高信仰,对于革命终将成功的必胜信念。

如今,当我回望朱秀海所建构的一系列文学景观,已经可以用“蔚为壮观”来形容了。颇可庆幸的是,多年来的影视剧创作没有消磨掉他的文学斗志——他是编剧中少有的把电视剧当做长篇小说来写的人。朱秀海对党史、军史如数家珍般地研读与洞察,不懈怠地长期创作实践,使其同时打通了小说、影视、诗词和散文的边界。经过时间的沉淀,他的文学素养更趋全面,人生经验、思想高度,足以支撑他的创作走向更加高远而辽阔的文学臻境。

朱秀海:《远去的白马》来源于革命战争中三个女英雄的故事,小说人物是有原型的。在采访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前后13个月里,我行走了11个省市,采访了130多位历史见证人,听到了很多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小说中,我写到的这个团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真实经历令我感到极其震撼。在缺乏后勤保障的情况下,面临新的战场环境和战争态势,他们当真是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次次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成长、成熟,最终成为一支经得起严酷战争考验的劲旅。更令我心潮澎湃的,是小说主人公赵秀英的人物原型的故事。最早,我是在听一位参加塔山阻击战的老英雄——书中的姜团长讲述塔山战斗时讲到她的。如书中的赵秀英大姐一样,这位胶东老区的女村长在东渡海到东北时随部队到了东北参加战斗。这勾起了我对之前

那双眼睛》写他的家国情怀。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采写“候鸟老兵”刘长旺的《父亲的河》《你在天边也在我眼前》等。

表现,就是说作者要在创作阶段,提前做好谋篇布局,遵循事物发展的逻辑和人物性格形成的逻辑,把那些零散、平常、原生态的生活素材转化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军旅短篇报告文学创作首先要真实,但小说技巧并非不可以使用。如写《活成一株沙柳》中某边防连军医周金成,我用象征性的手法,以沙柳喻人,以周金成夹在行医笔记本里的一根沙柳枝条为线索,贯穿全文,使人物形象鲜活饱满。《乘风破浪的青春》《在官兵身后,家人用爱筑起堤坝》,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通过一身身泥泞的军装、一只只磨破的手掌,一次次无畏的突击等“镜头组接”,增强作品的冲击力,让读者真切感受到抗洪一线子弟兵为了人民而拼搏的状态和力量。

一篇成功的军旅短篇报告文学,实际上是由人物、作者、读者共同完成的。人物在其军旅生涯中发挥的光和热有多少,作品的素材就有多少;作者在人物和故事的选择、开掘、提炼、表现方面下的功夫有多大,作品就可能达到多高、多深、多美的境界;最终,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读者的共鸣。

永葆革命初心的英雄颂歌

——关于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的笔谈

采访过的一位女村长的记忆,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她们非常可能是同一个人,至少是同一类的女村长、女英雄。遗憾的是,解放大军“入关”后,这位女英雄就从我的采访对象的讲述中消失了,我需要重新找到她。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后面的采访中,我在沂蒙山区意外听说了一位从东北返乡的女支前英雄的故事,小说后半部赵秀英大姐的经历,基本上就是这位女英雄的经历。我为有了这次的发现,心情无比激动,辗转反侧,一夜难眠。这样,三位女英雄很自然就在我的心中成为了一个人,一位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她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是革命者也是人民,而更加让我夜不成寐的是,我想到了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知有多少位像赵秀英大姐这样的女性本着她们对中国革命的朴素和真诚的理解,本着为中国革命成功牺牲一切的初心,投入到了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中。多少人捐躯沙场,只有少数人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即使是那些少得可怜的幸存者,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像书中的赵秀英大姐一样承担着牺牲,无怨无悔地生活在乡间,和最基层的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守着最朴素的革命者的立场,那就是与人民在一起,作为人民本身而生活,同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此在我的心底扎根,女英雄的形象在我的心底潜滋暗长,我需要长时间地咀嚼这个故事。终于,我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写出他们的英雄故事。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和理解的过程。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人民的力量?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叫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中国?我把自己的思考融入了这部书里。现如今,为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的一代老英雄们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他们怀着自己的初心,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无愧于革命者的称号。《远去的白马》是我作为一名军人对前辈英雄的敬礼。远去的是白马,无法远去的是他们创立的功业。他们的神和风范,值得我们这些后世永远怀念和崇敬。



长征

第5155期